

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[美] 海明威 —— 著
赵 西 —— 译

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
文学史上不可战胜的“硬汉精神”

| | | | | | | | | |
儿 童 文 学 评 论 家 方 卫 平 教 授 权 威 推 荐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 —— 著
赵 西 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 ; 赵西译 . -- 杭州 :
浙江教育出版社 , 2016.6
ISBN 978-7-5536-4441-7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9512 号

老人与海

LAOREN YU HAI

[美] 海明威 著 赵 西 译

责任编辑 孔令宇
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
特邀策划 李彩萍 王 维
特邀编辑 苗方琴
营销支持 李 群 杨清方
美术编辑 韩 波
封面设计 张丽娜
责任校对 刘文芳
责任印务 时小娟
版式设计 姜利锐
内文制作 百朗文化

出 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
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
电话 (0571) 85170300 - 80928
邮箱 zjjy@zjcb.com 网址 www.zjeph.com
发 行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59096394 邮箱 jiaoliu@booky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70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53 千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36-4441-7
定 价 24.00 元

版权所有。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老人与海
*The Old Man
and the Sea*

老人与海...	001
乞力马扎罗的雪...	080
白象似的群山...	110
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 美好生活...	118
简单的调查...	160
明净之地...	164
杀手...	171
五万元...	185
一天的等待...	218
雨里的猫...	223
在异乡...	228

老人与海



他是一位老人，独自在湾流的一艘小船上打鱼，如今已经是第八十四天，却一条鱼也没打到。头四十天的时候，有个小男孩和他做伴，因为这些天里他们一无所获，男孩的父母认为这个老头肯定是“走霉运”了（这是形容倒霉的最坏的一个词），于是让男孩跟着另一艘船出海，而他们第一周就钓到了三条大鱼。看着老人每天空空如也的小船，男孩感到很伤心，他总是跑来帮老人拿卷起的钓丝，收起钓钩、渔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那张帆用四个面粉袋打了补丁，收起来的时候，看上去好似一面投降的白旗。

老人瘦弱憔悴，脖子后布满深深的皱纹。太阳光在热带海洋上的反射使他的脸颊上长出了褐色的疙瘩，这些疙瘩从脸颊一直蔓延到手臂上。他的双手因为长年用绳子拉大鱼，留下了深深的伤疤，但是，没有一块疤是新的，它们就像无鱼的沙漠里被腐蚀的地方一样苍老。

他身上的任何地方都备显老迈，唯独那双眼睛，如大海一样湛蓝，透

着一股愉悦和不认输的劲儿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男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对他说，“我又可以跟您一起出海了，我们家已经赚到了一些钱。”

之前是老人教会了男孩打鱼，所以男孩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的位置很走运，你还是跟他们一起打鱼吧。”

“可是，您还记得您曾经八十七天都没有打到鱼吧，可之后，我们接连三周每天都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信任我才离开的。”

“是我爸爸让我离开的。我还是个孩子，不能不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回答，“你这么做合情合理。”

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头说，“可我们有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男孩说，“我请您到露台饭店喝瓶啤酒吧，然后我们再把打鱼的东西拿回家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老人说，“我们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露台饭店里，很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。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渔夫望着老人，心里替他难过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把感情表露出来，只是客气地谈论着洋流，谈论着如何把钓钩扔进海水的深处，近来不变的好天气，还有他们的见闻。那一天走好运的渔夫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剖开捕来的马林鱼，平铺在两块木板上。每块木板的一头都有两个工人扛着，摇摇晃晃地走进制鱼厂，等着冷藏卡车来把鱼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。那些捕到鲎

鱼的人把鲨鱼抬到海湾另一端的鲨鱼加工厂里，把鲨鱼用带钩的滑轮吊起来，掏出肝，剥掉皮，肉则切成一片片，等待腌制。

东风吹起的时候，会夹带着海湾那一边鲨鱼加工厂的气味。今天风往北方吹，这会儿已经停息了，所以只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气味。露台饭店里阳光明媚、和煦怡人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喊道。

“嗯。”老人回答。他手里拿着酒杯，正在回想往年的事儿。

“我去给您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，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你去玩垒球吧。我还划得了船，何况还有罗吉利欧给我撒网。”

“我想去。即使不能和您一道打鱼，我也想为您做点儿别的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一瓶啤酒啊，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。”

“您第一次带我出海打鱼的时候，我几岁？”

“五岁。我把那条鱼弄上船的时候，它险些把船撞得粉碎，你还差点儿丢了性命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那条鱼的尾巴拍打得船板啪啪直响，坐板也裂开了，还有您用木棍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，您把我扔到船头放着湿湿的钓丝圈的地方，我觉得整艘船都在摇晃，您用木棍打鱼的声音听上去就像砍树一样，接着我就闻到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这些吗，还是我告诉你的？”

“打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，我就把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经历了日晒风吹的眼睛看着男孩，目光坚定，充满慈爱的眼神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会带你出海去冒冒险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你是你爸爸、妈妈的孩子，你现在跟的那条船又很走运。”

“我去拿些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知道从哪儿能搞到四个鱼饵呢。”

“我自己还有今天剩下的，我把它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。”

“还是让我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吧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，这会儿就像乍起的微风般清新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。

“两条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该不会是你偷的吧？”

“偷，我也愿意，”男孩说，“这些可是我买的呢。”

“谢谢。”老人说道。他很朴实，从未想过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卑了。不过，他知道自己已然如此，这并不是是一种耻辱，也丝毫不会伤及自尊。

“看这股洋流，明天会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您要去哪儿？”男孩问。

“出海，去得远远的，等风向一转就回来。我想天亮以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会设法让船主人也驶到远处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，万一您钓到一条特别大的鱼，我们就能去帮您。”

“你的船主人可不喜欢去远地方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一只捕食的鸟，我看到后会让他去追海豚的。”

“他的眼睛那么不好使吗？”

“他快瞎了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可没追过海龟，那活儿才费眼神呢。”

“可是您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捉了这么多年海龟，眼睛不还是照样很好吗？”

“我是个古怪的老头儿。”

“您现在的力气还能对付得了一条真正的大鱼，对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这里面有很多技巧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搬进屋吧，”男孩说，“这样我才能拿网去捉些沙丁鱼来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东西，老人肩上扛着桅杆，男孩抱着一只木盒，里面装着一盘编得很结实的褐色钓丝、钓钩还有带把儿的渔叉。盛鱼食的盒子和一根棍子藏在船尾下面，那根棍子是用来打晕拖到船边的大鱼的。没人会偷老人的东西，可是，最好还是把帆和沉重的钓丝拿回家，这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了。虽然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还是觉得把渔叉和钓钩扔在船上，实在是对别人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起走到老人的棚屋前，从敞开的门径直走了进去。老人把桅杆和卷起的帆倚在墙上，男孩把盒子和其他工具放在旁边。桅杆就快赶上棚屋高了。棚屋是用大椰子树坚硬的苞壳——一种叫“海鸟粪”的东西——做成的。屋内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

^① 莫斯基托海岸（Mosquito Coast），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东部加勒比海沿岸，因当地居民莫斯基托人而得名。

泥地上还有块用木炭烧饭的空地。在用“海鸟粪”褐色硬纤维的叶子交错平铺的墙上，挂着一幅彩色耶稣圣心图，还有一幅科布莱圣女图。这些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之前那里挂着一张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可是他拿了下來，因为看着照片只会让他更感孤独。如今，那张照片就放在角落的架子上，用他的干净衬衫盖着。

男孩问：“您有什么吃的？”

“一锅黄米饭和鱼。你想来点儿吗？”

“不，我回家去吃。要我帮您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过会儿自己生，或者干脆吃冷饭得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其实根本没有网可以撒，男孩记得他们老早就把网卖了，但他们还是每天重复着这种假想的对话。实际上，那锅黄米饭和鱼也不存在，男孩都知道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，”老人说着，“你想不想看着我带回一条上千磅^①的大鱼？”

“我拿渔网捕沙丁鱼去。您要坐在门前晒晒太阳吗？”

“嗯。我有份昨天的报纸，我看看棒球的消息。”

男孩不知道这份所谓的“昨天的报纸”是不是也是虚构出来的。不过，老人从床下抽出了一份报纸。

“这是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。”老人解释说。

“捕到沙丁鱼我就回来。然后把咱俩的鱼都放在冰上镇着，等早上起来我们一起吃。等我回来，你还可以给我讲讲棒球的消息。”

① 1磅=0.453公斤。

“扬基队是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担心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还是对扬基队有点儿信心吧，我的孩子。想想好样的迪马吉奥^①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还有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小心点儿吧，不然看见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得害怕。”

“您好好研究研究，回头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该买张尾号是八十五的彩票吗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男孩说，“可您那八十七天的历史纪录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你能找到尾号是八十五的彩票吗？”

“我可以专门要一张。”

“就一张。那可是两块五哪。我们去哪里借这些钱呢？”

“这事容易。我经常能借到两块五。”

“我觉得兴许我也能，但我尽量不去借。一旦借了钱，下一步就得去要饭了。”

“穿暖和点儿，”男孩说，“现在可是九月呢。”

“正是大鱼上钩的季节。”老人回应着，“五月份谁都能当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去捕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。

男孩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已经下山。男孩

^① 乔·迪马吉奥（Joe DiMaggio，1914—1999），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，美国棒球史上的传奇人物，1936—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。

从床上拿了老人的旧军毯，从椅子后围过去搭在老人的肩上。那是一双奇特的肩膀，虽然苍老，但依旧有力，脖子也仍然强健，由于老人睡着了，头向前低垂着，脖子上的褶子反倒不那么明显了。他的汗衫打了很多补丁，就像船帆一样，那些补丁被日光晒得颜色有些斑驳。老人的头部非常老迈，闭着的眼睛更让整张脸显得毫无生气。报纸就放在他的膝上，由于被胳膊压着而没有被风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男孩悄悄地走了，等再回来的时候，老人还没有醒。

“醒醒！”男孩喊着，一只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回过神来。老人笑了。

“你拿的是什么呢？”老人问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说，“我们吃饭吧。”

“我还不怎么饿。”

“来吧，吃一点儿。您不能只干活不吃饭。”

“往常就是这么干的。”老人说着站了起来，把报纸折好，接着又开始叠毯子。

“披着毯子吧。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准您只打鱼却不吃饭。”

“那祝你长寿，照顾好自己吧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和米饭，炸香蕉，还有一些炖菜。”

男孩把饭菜装在两层的铁盒里，是从露台饭店拿回来的。两副刀叉和勺子放在衣服口袋里，每副都用纸巾包裹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。那个老板。”

“我一定得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了，”男孩说，“您就不用再谢了。”

“等捕到大鱼，我把鱼肚上的肉给他。”老人说，“他帮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那我就不能只给他鱼肚肉了，还得有别的。他对我们很关心。”

“他还给了两份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阿特伟牌啤酒，我得把瓶子带回去。”

“你真好啊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饭吧。”

“我已经问过您了，”男孩轻声说，“等您准备好了我再打开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老人回答，“我得洗洗手和脸。”

男孩心想：“您去哪儿洗呢？村里的水龙头远在路那边，要穿过两条马路才到。我得给他弄些水来，还有肥皂和一条像样的毛巾。我为什么总是这么粗心大意？还得给他弄件汗衫和夹克，好应付冬天，还有鞋和毯子。”

“炖菜做得不错嘛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吧。”男孩请求道。

“美国联赛里，还得数扬基队厉害。”老人高兴地说。

“他们今天输了。”男孩说。

“这不碍事。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了最佳状态。”

“队里还有其他人呢。”

“那当然，但有了他就大不同了。另一个联赛里，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，我肯定选布鲁克林队。然而，我马上就会想到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里打出的超棒击球。”

“没人能像他们那样打出好球。他击的球是我见过的最远的。”

“你记得他以前常来露台饭店吗？”

“我想带他去打鱼，但又胆小，不敢去邀请他。后来我让你去请他，可你也太胆小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！犯了个大错。他也许会跟我们去的。那样一来，我们这辈子就有的说了。”

“我想带着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打鱼。”老人说，“别人说他的父亲是个渔夫。他以前可能和我们一样穷，也许能理解我们。”

“西斯勒的父亲可从没穷过，他的父亲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在一艘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，傍晚我还看见狮子在沙滩上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，您说过了。”

“我们是聊聊非洲还是棒球？”

“棒球吧。”男孩说，“给我讲讲了不起的约翰·J. 麦格劳吧。”

“以前他也偶尔来露台饭店，但他一喝酒就变得粗野，说话蛮横，非常执拗。他既喜欢赌马，又喜欢棒球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他的口袋里都装着写着赛马名字的字条，他常常在电话里提起一些赛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伟大的经理，”男孩说，“我爸爸觉得没人比他更伟大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里的次数最多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如果迪罗榭每年都来这里，你爸爸就会觉得他最好了。”

“到底谁最棒呢？鲁克还是麦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两个差不多。”

“最棒的渔夫是您。”

“不，我知道还有其他更棒的。”

“哪里啊。”男孩说，“是有些好渔夫，还有些真的很棒，但您是最好的。”

“谢谢。听了你的话，我真高兴。希望别来条太大的鱼让我们对付不了。”

“如果您还像您说的那样强壮，就不会出现这种事。”

“也许我已经不像自己想得那么强壮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我懂很多窍门，也有决心。”

“您该睡觉了，这样明天早上才有精神。我把东西拿回露台饭店。”

“那就晚安了，早上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您就是我的闹钟。”男孩说。

“年龄是我的闹钟，”老人说，“为什么老人都醒得这么早？是为了让他们的白天更长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男孩说，“我只知道年轻的男孩爱睡懒觉，还睡得沉。”

“我能记住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会及时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愿意让船主人叫醒我，就好像我比别人差一样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睡个好觉。老大爷。”

男孩出去了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桌上连灯都没点。这会儿老人脱下裤子，摸黑上床睡觉了。他把裤子卷起来，里面塞满了报纸，当做枕头。他把自己裹进毯子里，睡在一张用一堆旧报纸盖住弹簧床垫的床上。

他很快就睡着了，梦到了儿时在非洲的日子。长长的金沙灘、白沙滩，白得直晃眼睛，还有高高的海岬、巨大的褐色山脉。如今每天晚上的睡梦里，他都回到那片海岸，听着海浪的汹涌声，看着船儿破浪而来，闻着甲板上的柏油和麻絮味儿，还有早上微风从陆地带来的非洲气息。

通常，一闻到陆地上风吹来的味道，他就醒了，穿好衣服去叫醒男孩。今天晚上风的味道很早就吹了过来，可梦里的他知道现在起床太早了，于是继续做梦，梦里看到白茫茫的岛顶从海边缓缓显现，还梦到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海港和抛锚地。

他不再梦到暴风雨、女人、大事件、大鱼、搏斗、角力，甚至妻子。如今，他只梦到一些地方，还有海滩上的狮子，它们像猫一样在薄暮中嬉戏，他爱它们，就像爱这个小男孩一般。他从未梦到过男孩。他就这样醒了过来，从敞开的门望向外面的月亮，把卷起的裤子展开，穿上。他走到茅屋外小便，然后顺着大路走去，打算把男孩叫醒。清晨的寒气让他瑟瑟发抖。不过，他知道，抖过之后

身子就会暖和些，而且他马上就要划船了。

男孩住的地方没锁门，他推开门，光着脚悄悄走进去。男孩睡在第一间房的小帆布床上，借着从外面透进来的淡淡月光，老人能看清男孩。他轻轻握住男孩的一只脚，直到他醒来，翻过身来看着老人。老人点了点头，男孩便从床边的椅子上拿了裤子，坐在床边穿上。

老人走出门去，男孩跟在他身后。看到男孩还有些睡意，老人用胳膊搂住他的肩，说了声：“很抱歉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男孩说道，“这是男子汉应该做的。”

他们沿路朝老人建在路边的棚屋走去，黑暗中，有些光着脚的人在行走，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。

他们到老人的棚屋后，男孩拿起放在篮子里的成卷钓丝，还有渔叉和钓钩，老人则扛起卷着帆的桅杆。

“想喝点儿咖啡吗？”男孩问。

“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船上，再来喝一点儿。”

他们在一家给渔夫供应早餐的地方喝着盛在炼乳罐里的咖啡。

“老大爷，睡得怎么样？”男孩问。他这会儿清醒了，虽然还没有完全驱走睡魔。

“很不错，曼诺林。”老人说，“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男孩说，“现在我得去拿咱们的沙丁鱼了，还有您的新鲜鱼饵。我们船上的东西都是船主人自己拿，那家伙从不让人帮着拿东西。”

“我们就不一样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在你五岁的时候，我就让你帮